

中国历史通俗演义

唐史演义

蔡东藩 著

故事中的历史

历史中的故事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史通俗演义

唐史演义

蔡东藩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历史通俗演义/蔡东藩著—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10

ISBN 7-207-07014-4

I.中… II.蔡… III.章回小说—中国—现代 IV.T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7925 号

责任编辑:魏杰恒

装帧设计:风 云

中国历史通俗演义

蔡东藩 著

唐史演义



出版发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150008

网 址:www.longpress.com

E-mail:hljrmcbs@yeah.net

印 刷: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

开 本:960×710 毫米 1/16

印 张:352.5

字 数:6000 千字

版 次: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207-07014-4/K·800

总 定 价:950.00 元

序

昔石晋刘昫暨史官张昭远等，纂成唐史二百卷，历述唐朝二百九十年事，后人少之，谓其纪次无法，事实零落，于是宋仁宗庆历年间，复出新编，都二百二十五卷，计十有七年而始成，主其事者为欧阳修宋祁。夫欧宋为北宋名儒，视刘昫张昭远辈，文名较盛，又经十余载之征文考献，凡五代时之未曾刊行者，至此已尽流传，据以参证，应得精详。况草创者难为力，润色者易为功，得新掩旧，可不待言。然议者犹讥其用字奇涩，未免不文，刊削诏令，不无太略，甚矣作史之难也！

顾作史固难，读史亦难。《旧唐书》凡二百卷，《新唐书》且多至二百二十五卷，畴能一一尽窥，阅读无遗？外此如孙甫之《唐史记》，赵瞻之《唐春秋》，陈彭年之《唐纪》，袁枢之《唐史纪事本末》，或百卷数十卷不等，即终日埋案披览不辍，恐亦未能悉诵也。后生小子，学识有限，欲取唐史而尽读之，匪惟不暇，抑病未能，乃转而采诸坊间诸旧小说，如所谓《隋唐演义》《说唐全传》《薛家将》《征东》《征西》《罗通扫北》以及《西游记》《长生殿》《镜花缘》《绿牡丹》诸书，日夕展览，目为实迹，庸詎知其语出无稽，事多伪造，增人智识则不足，乱人心术且有余耶！

鄙人不敏，曾举宋元明清诸史事，编为通俗演义，陆续印行，海内大雅，不讥舛陋，且谓可得通俗教育之助，爰再逆流而上，就唐事以为演述，共成百回，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徐懋功未作军师，李药师何来仙术？罗艺叛死，乌有子孙，叔宝扬名，未及儿女。唐玄奘取经西竺，宁惹妖魔？薛仁贵立绩天山，岂藉子妇？则天淫秽，不闻私产生男，玉环伏诛，怎得皈真圆耦？种种谬妄，琐褻之谈，辞而辟之，破世俗之迷信者在此，附史家之羽翼者亦在此。子虚乌有诸先生，谅无从窃笑于旁也。惟书成仓猝，未经重订，亥豕鲁鱼，在所不免，匡我未逮，是所望于海内诸史学家！中华民国十有一年，岁次壬戌夏正重九之辰，古越蔡东帆自序于临江书舍。

目 录

第 一 回

- 潮龙兴开编谈将种
选蛾眉侍宴赚唐公 1

第 二 回

- 定秘计诱杀副留守
联外助自号大将军 5

第 三 回

- 攻霍邑阵斩宋老生
入长安拥立代王侑 10

第 四 回

- 记艳闻李郎遇侠
禅帝位唐祚开基 14

第 五 回

- 李密败绩入关中
秦王出奇平陇右 18

第 六 回

- 盛彦师设伏毙叛徒
窦建德兴兵诛逆贼 23

第 七 回

- 啖人肉烹食段钦使
讨乱酋击走刘武周 27

第 八 回

- 河朔修和还旧俘
郑兵战败保孤城 32

第 九 回

- 擒渠犴敌耀武东都
奏凯还朝献俘太庙 36

第 十 回

- 下江东梁萧铣亡国
战洛南刘黑闥丧师 40

第十一回

- 唐太子发兵平山左
李大使乘胜下丹阳 45

第十二回

- 诛文幹传首长安
却颉利修和突厥 49

第十三回

- 玄武门同胞受刃
庐江王谋反被诛 53

第十四回

- 纳弟妇东宫读伦
盟胡虏便桥申约 58

第十五回

- 偃武修文君臣论治
易和为战将帅扬镳 62

第十六回

- 获渠魁扫平东突厥
统雄师深入吐谷浑 66

第十七回

- 长孙后临终箴主阙
武媚娘奉召沐皇恩 71

第十八回

- 灭高昌献俘观德殿
逐真珠击败薛延陀 76

第十九回

- 强胡内乱列部纷争
逆迹上闻储君被废 81

第二十回

- 易东宫亲授御训
征高丽连破敌锋 86

第二十一回

- 东略无功全军归国
北荒尽服群酋入朝 90

第二十二回

- 使天竺调兵擒叛酋
征龟兹入穴虏名王 94



第二十三回

- 出娇娃英主升遐
逞奸情帝女谋变 99

第二十四回

- 武昭仪还宫夺宠
褚遂良伏阙陈忠 103

第二十五回

- 下辣手害死王皇后
遣大军擒归沙钵罗 108

第二十六回

- 许敬宗构陷三家
刘仁轨荡平百济 112

第二十七回

- 发三箭薛礼定天山
统六师李勣灭高丽 117

第二十八回

- 伐西羌连番败绩
易东宫两次蒙冤 121

第二十九回

- 裴总管出师屡捷
唐高宗得病告终 126

第三十回

- 被废立庐陵王坐徙
违良策徐敬业败亡 131

第三十一回

- 敕告密滥用严刑
谋匡复构成大祸 135

第三十二回

- 武则天革命称尊
狄仁杰奉制出狱 140

第三十三回

- 安金藏剖心明信
僧怀义谗恶受诛 145

第三十四回

- 累次发兵才平叛首
借端详梦迭献忠忱 149

第三十五回

- 默啜汗悔婚入寇
狄梁公尽职归天 154

第三十六回

- 证冤狱张说辨诬
诛淫竖中宗复位 159

第三十七回

- 通三思正宫纵欲
窜五王内使行凶 163

第三十八回

- 诛首恶太子兴兵
狎文臣上官恃宠 168

第三十九回

- 规夜宴特献回波辞
进毒饼枉死神龙殿 173

第四十回

- 讨韦氏扫清宿秽
平譙王骈戮叛徒 178

第四十一回

- 应星变睿宗禅位
泄逆谋公主杀身 183

第四十二回

- 赠美人张说得厚报
破强虏王峻立奇功 187

第四十三回

- 任良相美政纪开元
阅边防文臣平叛虏 192

第四十四回

- 信妄言皇后被废
丛敌愆节使遭戕 196

第四十五回

- 张守珪诱番得虏首
李林甫毒计害储君 201

第四十六回

- 却隆恩张果老归山
开盛宴江梅妃献技 205



第四十七回	
梅悴杨荣撒娇絮阁	
罗钳吉网党恶滥刑	210
第四十八回	
洗禄儿中葺貽羞	
写幽怨长门拟赋	214
第四十九回	
恋爱妃密誓长生殿	
宠胡儿亲饯望春亭	220
第五十回	
勤政楼童子陈箴	
范阳镇逆胡构乱	225
第五十一回	
失潼关哥舒翰丧师	
驻马嵬杨贵妃殒命	229
第五十二回	
唐肃宗称尊灵武	
雷海青殉节洛阳	235
第五十三回	
结君心欢晤张良娣	
受逆报刺死安禄山	240
第五十四回	
统三军广平奏绩	
复两京李泌辞归	245
第五十五回	
与城俱亡双忠死义	
从贼堕节六等定刑	249
第五十六回	
九节度受制鱼朝恩	
两叛将投降李光弼	254
第五十七回	
迁上皇阍寺擅权	
宠少子逆胡速祸	259
第五十八回	
弑张后代宗即位	
平史贼蕃将立功	264

第五十九回	
避寇乱天子蒙尘	
耀军徽令公却敌	269
第六十回	
入番营单骑盟虏	
忤帝女绑子入朝	274
第六十一回	
定秘谋元舅除凶	
窃主柄强藩抗命	279
第六十二回	
贬忠州刘晏冤死	
守临洛张伾得援	283
第六十三回	
三镇连兵张家覆祀	
四王僭号朱氏主盟	288
第六十四回	
叱逆使颜真卿抗节	
击叛帅段秀实尽忠	293
第六十五回	
僭帝号大兴逆师	
解贼围下诏罪己	298
第六十六回	
超大梁德宗奔命	
战贝州朱滔败还	302
第六十七回	
朱泚败死彭原城	
李晟诱诛田希鉴	307
第六十八回	
窦桂娘密谋杀逆	
尚结赞狡计劫盟	312
第六十九回	
格君心储君免祸	
释主怨公主和番	316
第七十回	
陆敬輿斥奸忤旨	
韩全义掩败为功	321

第七十一回

王叔文得君怙宠
韦执谊坐党贬官 325

第七十二回

擒刘辟戡定西川
执李錡荡平镇海 330

第七十三回

讨成德中使无功
策魏博名相定议 335

第七十四回

贤公主出阁循妇道
良宰辅免祸见阴功 340

第七十五回

却美妓渡水薄郾城
用降将冒雪擒元济 344

第七十六回

谏佛骨韩愈遭贬
缚逆首刘悟倒戈 348

第七十七回

平叛逆因骄致祸
好盘游拒谏饰非 353

第七十八回

河朔再乱节使遭戕
深州撤围侍郎申命 357

第七十九回

裂制书郭太后叱奸
信卜士张工头构乱 362

第八十回

盅敬宗逆阉肆逆
屈刘蕡名士埋名 366

第八十一回

诛叛帅朝使争功
诬相臣天潢坐罪 371

第八十二回

嫉强藩杜牧作罪言
除逆阉李训施诡计 376

第八十三回

甘露败谋党人流血
钩垣坐镇都市弭兵 380

第八十四回

奉皇弟权阉矫旨
迎公主猛将建功 384

第八十五回

兴大军老成定议
堕狡计逆竖丧元 389

第八十六回

信方士药死唐武宗
立太叔宰毙李首相 393

第八十七回

复河陇边民入覲
立耶夔内竖争权 398

第八十八回

平浙东王式用智
失安南蔡袭尽忠 402

第八十九回

易猛将进克交趾城
得义友夹攻徐州贼 406

第九十回

斩庞勋始清叛孽
葬同昌备极奢华 410

第九十一回

曾元裕击斩王仙芝
李克用叛戮段文楚 415

第九十二回

镇淮南高骈纵寇
入关中黄巢称尊 419

第九十三回

奔成都误宠权阉
复长安追歼大盗 424

第九十四回

入陷阱幸脱上源驛
劫车驾急走大散关 429



第九十五回

襄王煜甯死河中

杨行密盗据淮甸 434

第九十六回

讨河东王师败绩

走山南阉党失机 438

第九十七回

三镇犯阙鞞轂震惊

一战成功郾宁戡定 443

第九十八回

占友妻张夫人进箴

挟兵威刘太监废帝 447

第九十九回

以乱易乱劫迁主驾

用毒攻毒尽杀宦官 452

第一百回

徒乘輿朱全忠行弑

移国祚昭宣帝亡唐 456



第一回 溯龙兴开编谈将种 选蛾眉侍宴赚唐公

桑麻无恙，鸡犬不惊，村夫野老，散坐瓜棚豆架旁，笑谈大唐遗事，什么晋阳宫，什么凤凰山，什么摩天岭，什么薛仁贵征东，什么罗通扫北，什么巴骆和，什么宏碧缘，最出奇动人的，是盖苏文兴妖作怪，樊梨花倒海移山，唐三藏八十一难，孙悟空七十二变，说得天花乱坠，神怪迷离；其实是半真半假，若有若无。咳！我想这班村夫野老，能识得几个字？能读过几句书？无非藉神社戏剧、茶肆盲词，灌输了一些见闻，就借那闲着时候，说长论短，谈古说今，自称为大唐人，戏述那大唐事，究竟唐朝有若干皇帝？多少版图？一古脑儿莫明其妙。甚且把神功妖法、子虚乌有等谈，信为真有，看似与国无害，与家无损，哪知恰有绝大关系。二十年前的义和团、红灯照，不曾说有齐天大圣附身、黄连圣母下世么？京津一带愚夫妇，脑中记着唐乱话、西狗屁，遂以为古今一律，仙人间出，迷信得甚么相似，终弄到联军入境，京邑为墟。看官试想！有益呢？无益呢？有损呢？无损呢？谈仙说怪诸书，多借唐事影射，故本编缘起，格外痛斥。

小子就史论史，即唐叙唐，单把那一十四世的唐祚，二百九十年的唐史，兴亡衰废，约略演述，已不下数十万言，看官恐怕烦，要说甚神仙？谈甚鬼怪？本回是一个开场白，理应将唐朝本末，总揭一段，譬如振衣提领、张网握纲一般。有了大关节目，然后按次叙下，有条有绪，自己觉得不是瞎说，旁人也识得不是乱言。说部之须有楔子，即本此意。曾记前人留一笑谈云：“汉经学，晋清谈，唐乌龟，宋鼻涕，清邈邈。”汉晋宋清诸朝，自有专书交代，不必向本编声明，只“唐乌龟”三字，究作什么解？相传龟与蛇交，非偶相从，因此世间做丈夫的，纵妻外淫，往往被人唤做乌龟。唐朝开国的时候，曾把晋阳宫内的妃嫔，取作侍姬，恐隋主不甘负着龟名，要来问罪，没奈何拚死兴兵，议行大事，一番大侥幸，竟得隋江山，好容易登了大宝，剋尽群雄，收拾海内二百九十三州，作为李氏私产。所有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统是年年进贡，岁岁来朝，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这真是唐朝实事，并不是唐人虚谈，就是大唐人的名目，从此传闻海外，我中国人常以此自夸，相沿到今，不过天道好还，报应不爽，你要人家去做乌龟，人家亦要你的子孙去做乌龟。太宗高宗的时候，是唐朝极盛时代，宫闱里面，已是不明不白。太宗奸污弟妇，是皇弟去做乌龟了。高宗皇后武则天，简直是生性好淫，广置面首，伟岸如怀义，俊美如昌宗，陆续召将进去，充作幸臣，是皇帝去做乌龟了。嗣是韦后恃宠，中宗点筹，玉环洗儿，禄山抓乳，绿头巾成为家法，元绪公竟作秘传，乌龟乌龟，数见不鲜。嗣是乃有倚势的宦官，嗣是乃有挟权的藩镇，内外交证，就把那李氏的国脉，一日一日的断丧下来。看官以为宦官藩镇的祸祟，与女宠无与，谁知是因果相连，源流有自，不宠寿王妃，何来高力士？唐室宦官专政，自高力士始。不近大腹儿，何有三节度？安禄山兼领三

镇,为唐室藩镇之所由始。龟奴龟子,玩弄朝纲,执掌兵政,于是此行彼效,你争我赛,乐得依样画葫芦,去挟制那乌龟皇帝。历久相沿,积重难返,阉宦可以弑主,将弁可以逐帅,十军阿父,势焰薰天,指田令孜。三镇大臣,兵戈犯阙。王行瑜,李茂贞,韩建。黄巢杀人八百万,季述数君数十罪,南面称尊的天子,逐朝与傀儡相似,今日被人幽,明日被人劫,又明日被人废死。甚至大家夫妇,委身国贼,好一座锦绣江山,竟被那杨山无赖朱阿三,轻轻的移夺了去,说将起来,煞是可怜。但总由列祖列宗,贻谋未善,所以子子孙孙,累得吃苦,连乌龟都无暇做得,岂不是自作自受,近报在自身,远报在子孙么?看官记着!这一部唐朝演义,好做了三段立论:第一段是女祸,第二段是阉祸,第三段是藩镇祸,依次产出,终至灭亡。若从根本问题上解决起来,实自宫闱淫乱,造成种种的恶果。所以评断唐史,用了最简单的三字,叫做唐乌龟,这真所谓一言以蔽之呢。斩钉截铁,扫除枝叶。

宗旨既明,请看正传!话说唐朝开国的始祖,姓李名渊,字叔德,系陇西成纪人氏,为西凉武昭王李暠七世孙。东晋时暠据秦凉,自称为王,传子李歆,为北凉所灭。歆生重耳,重耳生熙,熙生天锡,天锡生虎。虎仕西魏有功,赐姓大野氏,官至太尉。嗣与李弼等八人,佐周伐魏,号为八柱国,封唐国公。子閔仕隋,袭封唐公。閔妻独孤氏,与隋文帝的独孤皇后,是同胞姊妹,因此文帝与閔,名为君臣,实关姻亚。閔生子渊,体具三乳,日角龙庭,文帝尝称为不凡子,格外垂爱,独孤姊妹俱贵,且各产皇帝,确是难得。命复姓李。閔歿,令渊袭爵,历授谯陇二州刺史。炀帝嗣位,升任太守,又召为殿前少监卫尉少卿。及炀帝征辽东,遣渊督运兵粮,接济军士。会楚公杨玄感,即隋故相杨素子,起兵作乱,围攻东都。渊飞书奏闻,炀帝慌忙引还,命渊为弘化留守,备御玄感。既而玄感败死,渊留守如故,御下宽简,颇得众心。

先是隋政荒暴,谣诼日繁,起初是喧传市巷,后来竟传入宫庭,连炀帝也常有所闻。看官道是何等谣言?一说是:“桃李子,有天下。”一说是:“杨氏将灭,李氏将兴。”蒲山公李密子密,即李弼曾孙。曾因余荫入朝,授官左亲侍,炀帝见密额锐角方,目分黑白,遂说他顾眄非常,即令罢职。玄感发难,密实与谋,兵败后亡入瓦岗,往投翟让,也想援据讖语,称孤道寡,哪知真命天子,别有一李,不是他的李姓。也是汉刘歆之类。炀帝既逐去李密,复疑到廊公李浑身上,诬他谋反,杀身夷族。真是冤枉。一面添造龙舟,东巡西幸。旋闻李渊得将士心,因又疑忌起来,遣使至弘化,传召李渊。渊因李浑被族,正怀着兔死狐悲的观念,陡然奉召,料知炀帝不怀好意,不如托词称疾,装着一副病容,接见来使,且把许多黄白物,作了程仪、浼他委婉覆命,但说是待病少痊,即当往朝行在。来使得了金银,乐得做个人情,便唯唯如命的告别而去。钱可通灵。到了行在,当然将李渊病重,复旨了事。

炀帝正恣意淫乐,也无心顾及李渊,便搁置了好几月。

会有渊甥王氏,在后宫充役,为炀帝所见,不由的记起前事,突问王氏道:“尔舅为什么事情,好几月不来见朕?”王氏忙答道:“恐怕是病尚未愈,所以迟延。”炀帝微笑道:“索性死了,倒也好了。”说毕自去。王氏怀舅心切,免不得写了密书,寄与李渊。渊展书后,不瞧犹可,瞧毕数行,顿惹得惊魂不定,左思右想,无法脱祸,只好再仗那阿堵物,



输送炀帝幸臣，托他斡旋，自己纵酒韬晦，免人伺察。毕竟金钱可以买命，富贵又来逼人，李渊方怀忧虑，偏有诏命下来，加授山西河东慰抚大使，令讨捕群盗。渊拜命乃发，进次龙门。适贼帅母端儿，率众数千，来薄城下，经渊麾下数十骑，控弦出击，连射皆中，贼前驱多仆，余众骇散。渊乘胜搜剿，连破余贼敬盘陀柴保昌等，收降数万人，威声愈震。出手便已胜人。捷书驰报行宫，炀帝大悦，乃改拟北巡，启蹕出雁门。冤冤相凑，来了一大队突厥兵，头目叫作始毕可汗，可汗，系突厥主子称呼。竟欲拦途掩击，劫夺乘輿。炀帝闻报，忙驰回雁门，据关自守。始毕可汗，竟调集番兵数十万，把雁门关围住，日夕攻扑，害得炀帝惶急万分，传檄天下，徧令勤王。

屯卫将军云定兴，应诏募兵，指日赴援，可巧有一将门种子，济世英雄，竟到定兴军营，报名入伍，看官道是何人？便是抚慰大使李渊的次子李世民。唐室江山，全赖李世民造成，故先行提出。世民母窦氏，本是一个女中豪杰，他父名毅，曾仕周为上柱国，尚武帝姊襄阳长公主。窦女生时，发垂过颈，三岁发与身齐，授读《女诫》《列女传》等书，过目不忘。及隋高祖杨坚篡周，女自投床下，慨然道：“恨我非男子，不能救舅家。”毅忙掩女口，命勿妄言，暗地里却很惊异，尝语公主道：“此女有奇相，且智识不凡，宜为她小心择婿。”乃就屏间画二孔雀，遇人求婚，先令试射，阴约中目，方将女许字。那时贵胄王孙，争来角射，几乎门限为穿。偏偏张弓发矢，都不能达到目的，只好败兴而去。独李渊后至，连发二箭，一中左目，一中右目，因得成就了一段良缘。嗣生四男一女，长名建成，次子就是世民，又次名玄霸，又次名元吉，一女适临汾人柴绍，详情俱见后文。世民生时，有二龙戏跃门外，三日方去，途人相率称奇，母亦料为异征，特加怜爱。越四年，有书生自称善相，进谒李渊，甫见面，即语渊道：“公当大贵，且必有贵子。”渊乃召四子出见，书生独指世民道：“龙凤呈姿，天日露表，将来必居民上。公试记着！此儿年近二十，就能济世安民，愿公勿轻视哩。”渊闻言甚喜，书生即辞去。嗣由渊转了一念，恐书生泄语他人，反致不妙，当即遣人追蹶，不意四处找寻，并无下落，遂惊以为神。乃采济世安民一语，作为次子的定名。世民才阅十余龄，已将古今兵法，揣摩纯熟，复生成一副胆力，到处交游，轻财仗义，端的是天纵英姿，不同凡品。至炀帝被围雁门时，他年已十六岁了。叙入世民，即插入窦后一段故事，并将兄弟姊妹，亦随手带过，是绝好的销纳文字。

云定兴见了世民，问过履历，已知他是名家子，更因他相貌魁奇，格外加敬。世民即献计道：“始毕倾国前来，围攻天子，必谓我仓猝不能赴援，因敢猖獗至此。为我军计，应大张军容，布设旌旗数十里，连续不绝，就使到了夜间，亦必鸣钲击鼓，互相呼应。始毕闻我大举。必疑是援兵齐集，望风遁去了。”定兴点头道：“这是一条疑兵计，今日正用得着哩。”就定兴口中，叙出计名。当下依计行事，逐队进行。果然始毕可汗堕入计中，即解围自去。炀帝得安返东都。世民居定兴营中，约有年余，并不见有甚么赏典，但听得都下传闻，车驾又南幸江都，杀死了好几十多谏官，遂不禁自叹道：“主昏若此，我在此何为？”遂辞别定兴，仍然归里。会草泽英雄，乘着炀帝南幸，又复四起。李渊受诏为太原留守，世民即随父至任。有贼帅甄翟儿，自号历山飞，率悍目来攻太原。渊麾兵出击，深入贼阵，为贼所围，世民提弓跃马，只领着健骑数十，突围而入。贼众前来拦阻，均被世民射退，阵势渐乱。渊乘机杀出，复招集步兵，与世民夹击贼众，杀得尸横遍野，血

流盈渠。甄翟儿仓皇遁去，太原复安。

转瞬间又过一年，炀帝尚留驻江都，沉湎声色，那四面八方的草头王，陆续起来，竟把这浩荡中原，变成了四分五裂的世界。自炀帝七年间起，至十三年止，各路揭竿起事，差不多有数十起，除杨玄感已见前文外，由小子胪述如左：

刘武周起马邑。林士弘起豫章。刘元进起晋安。以上均自称帝。朱粲起南阳。自号楚帝。李子通起海陵。自号楚王。邵江海起岐州。自号新平王。薛举起金城。自号西秦霸王。郭子和起榆林。自号永乐王。窦建德起河间。自号长乐王。王须拔起恒定。自号漫天王。汪华起新安。杜伏威起淮南。以上均自号吴王。李密起巩。自号魏公。王德仁起邙。自号太公。左才相起齐郡。自号博山公。罗艺起幽州。左难当起涇。冯盎起高罗。以上均自号总管。梁师都起朔方。自号大丞相。孟海公起曹州。自号录事。周文举起淮阳。自号柳叶军。高开道起北平。张长凭起五原。周洮起上洛。杨士林起山南。徐圆朗起豫州。张善相起伊汝。王要汉起汴州。时德叟起尉氏。

李义满起平陵。基公顺起青菜。淳于难起文登。徐师顺起任城。蒋弘度起东海。王薄起齐郡。蒋善合起郛州。田留安起章邱。张青持起济北。臧君相起海州。殷恭遂起舒州。周法明起永安。苗海潮起永嘉。梅知岩起宣城。邓文进起广州。杨世略起循潮。冉安昌起巴东。宁长真起郁林。李轨起河西。自号凉王。萧铣起巴陵。自号梁王。

这数十起草头王，统是史册上留有名目，可以录述。此外尚有许多么麽小丑，东劫西掠，骚扰民间，实属纪不胜纪，史家总称为群盗，小子也不敢捏造姓名。实事求是。那久驻江都的隋炀帝，还日坐迷楼，采集吴娃，镇日里花天酒地，醉死梦生。一班献媚贡谄的杨家奴，又把各处的警报，匿不上闻，眼见得杨氏基业，是朝不保夕了。

太原留守李渊，目击时艰，时常愁叹，独世民别具志趣，只管倾身下士，结识几个眼前英雄，密图大举。晋阳令刘文静，及宫监裴寂，尝与世民往来。文静器重世民，深自结纳，寂尚不以为然。会寂与文静同宿城楼，遥见境外烽火连天，不禁长叹道：“身为穷官，复遭乱离，如何图存？”文静反微笑道：“时事可知，我两人果属同心，怕甚么贫穷呢？”寂即转诘道：“刘大令有什么高见？幸乞指教！”文静道：“乱世出英雄，你不见李公子世民么？”寂摇首道：“他虽有些才识，究竟是个少年，能成得甚么大事？”文静道：“此子虽属少年，却是个命世奇材，你休得看错哩！”文静眼力过人。寂仍似信非信。越宿，有江都使持诏到来，宣示李渊，略称：“李密叛乱，刘文静与密通婚，应该连坐，着即革职下狱”云云。渊不敢违慢，即将文静拘入狱中。李世民闻文静下狱，急往探望，狱吏见是李公子，当然放入，两下相见，世民代为叹惜。文静道：“今天下大乱，还有甚么正当的赏罚？除非有汉高祖光武帝等，崛起世间，拨乱反正，或尚得善恶分明，没有冤死的好人。”世民勃然道：“君亦未免失言，难道今世必无异才，只恐肉眼未识直人呢？我来此探君，正欲与君共图大事，岂似寻常儿女子，看着亲友下狱，束手无策，但知向他哭泣



么？”文静鼓掌道：“好！好！我的眼力，究属不弱。公子果具命世才，我当代筹良策。今天下大乱，群盗如毛，有真主出，正好收为己用，号令天下。即如太原百姓，俱避盗入城，一旦收集，可得十万人，尊公麾下，复有数万兵士，就此乘虚入关，传檄四方，不出半年，就可成帝业了。”世民闻言，沉吟半晌，徐徐的答道：“君言确是良策，但恐家父不从，奈何？”文静道：“这也不难。”说至此，即与世民附耳密谈，寥寥数语，世民已经了解，便告别出狱，自去邀裴寂宴饮。寂颇使酒好博，世民既盛筵相待，复出私钱数万缗，与寂作樗蒲戏，故意的输钱与寂。寂因此兴高采烈，日夕过从。自是两情款洽，世民因以密谋相告，寂踌躇道：“尊公与我，原系旧友，但明言相劝，恐反见拒，看来只好暗渡陈仓哩。”世民道：“全仗大力。”寂答道：“现且不必明言，缓日自当报命。”文静嘱世民语，已用虚写，及裴寂替世民划策，亦仍此法，好在用笔不同。世民喜谢，寂即辞出。

隔了一日，设席晋阳宫，请李渊入宴。原来隋高祖初都长安，继在长安城东，营一新城，名曰大兴。炀帝更营都洛阳，号为东都。后来四处游幸，各置行宫。晋阳宫就是行宫之一，宫中设有外监，正副各一人。解释处，万不可少，且隋都隋宫，亦俱得连类表明。李渊留守太原，兼领晋阳宫监，裴寂为副。此次寂请李渊入宴，渊以为责居监守，不妨赴席。寂殷勤迎接，入席坐定，当有美酒佳肴，依次献奉。两人对酌，欢然道故。渊即开怀畅饮，连尽数大觥，已含有五六分酒意。忽听得门帘一动，环珮声来，由渊定睛一瞧，竟走进两个美人儿，都生得十分佳丽，仿佛如姊妹花一般。俗语说得好：“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自迷。”那两美人婷婷袅袅，趋近席前，向渊参见。渊慌忙答礼，寂即指引两美人，左右分坐，重行劝酒。渊已酒醉糊涂，也不问明来历，一味儿的乱喝，喝到酩酊大醉，即由两美人扶掖去睡，虽不及颠鸾倒凤，已居然偎玉倚香。小子有诗叹道：

开樽幸接旧相知，更遇名花索笑时。
莫怪隋家浪天子，真人到此也迷离。

第二回 定秘计诱杀副留守 联外助自号大将军

却说李渊醉卧晋阳宫，由两美人侍寝，渊此时已入梦境，还晓得什么犯法。待酣睡多时，才觉有些醒悟，鼻中闻着一股异香，似兰非兰，似麝非麝，不由的奇异起来。当下揉开双眼，左右一瞧，竟有两美人陪着，禁不住咄咄称怪。是否开肉弄堂？还是一对解语花，低声柔气，与他说明道：“唐公休怪！这是裴副监的主张。”渊又问她姓氏，一美人自称姓尹，一美人自称姓张。渊又问她里居，她两人并称是宫眷。渊即披衣跃起道：“宫闱贵人，哪得同枕共寝？这是我该死的了。”二美人忙劝慰道：“主上失德，南幸不回，各处已乱离得很，妾等非公保护，免不得遭人污戮，所以裴副监特嘱妾等，早日托身，

藉保生命。”屠戮虽或幸免，污辱是已够了。渊频频摇首道：“这……这事岂可行得！”一面说，一面趋出寝门，复行数武，恰巧遇着裴寂，渊将寂一把扯住，复呼寂表字道：“玄真玄真！你莫非要害死我吗？”寂笑道：“唐公！你为什么这般胆小？收纳一两个官人，很是小事，就是那隋室江山，亦可唾手取得。”渊忙答道：“你我都是杨氏臣子，奈何口出叛言，自惹灭门大祸。”寂复道：“识时务者为俊杰，今隋主无道，百姓穷困，四方已经逐鹿，连晋阳城外，差不多要作战场。明公手握重兵，令郎阴储士马，何不乘时起义，吊民伐罪，经营帝业哩。”渊嗫嚅道：“我世受国恩，不敢变志。”寂尚欲再言，忽有一卒入报道：“突厥兵到马邑了，请留守大人，速回署发兵，截击外寇！”渊闻报，匆匆走回。但见副留守王威高君雅等，已经待着，当由渊与两人共议，决遣高君雅领兵万人，出援马邑，高君雅领命去讫。

渊回忆晋阳宫事，好几日寝食不安；旋接马邑军报，太守王仁恭，出战不利，高君雅与战亦败，渊愈加着急，退入内室，独呆呆的坐着。突有一少年驰入，开口白渊道：“大人不亟筹良策，尚待何时？”渊连忙审视，并非别人，乃是次子世民，便回问道：“你有什么计？”世民悄语道：“天下大乱，朝不保暮，大人若再守小节，下有寇盗，上有严刑，祸至无日了。不若顺民心，兴义师，还可转祸为福呢。”渊忿然道：“你怎得胡言！我当拿你自首，先告县官，免得牵累。”世民道：“儿观天时人事，已到这个地步，所以敢发此议。大人必欲将儿拿送，儿亦不敢辞死。”渊叹道：“我岂真没有父子情，忍心告发，置你死地，但你慎勿轻言！”心已动了。世民乃趋出。越日，因寇警益急，世民复入室劝父道：“今盗贼日繁，几遍天下，大人受诏讨贼，试思贼可尽灭么？贼不能尽，终难免罪。况世人盛传李氏当兴，致遭上忌，郿公李浑，并无罪孽，身诛族夷，大人果尽灭贼，恐功高不赏，益促危亡。儿辗转筹思，只有昨日的计议，尚可救祸，愿大人勿疑！”渊从容语道：“我昨夜细思，你言亦颇有理。今日破家亡躯，由你一人，化家为国，亦由你一人，我也不能自主了。但家属尚在河东，此事不应速发，还当从缓为是。”世民道：“大人既已决定，家属即着妥人去接便了。”渊点首示意。世民出室，自去着叠妥人，驰赴河东。

正在悄地安排的时候，那江都复有消息传来，吓得李渊魂不附体。看官道是何因？原来炀帝因渊不能御寇，特遣使至太原，逮渊问罪。渊此时不胜危急，乃召副官监裴寂，及次子世民入商。寂即进言道：“我前日劝导明公，正防此祸，目下事已急迫，何待踌躇，古人有言：‘先发制人，后发被人所制’，请明公三思！”寂说到此句，世民便接口道：“今主昏国乱，尽忠无益，试想偏裨失律，遽罪主帅，这种国法，何时制定？上既乱法，下亦何必守法。”渊喟然道：“倘或弄巧反拙，为之奈何？”寂又应声道：“这可无虑！晋阳士马精强，公又蓄积巨万，借此举事，何患不成？就是代王侑留守关中，代王侑系隋炀帝之孙。年龄尚是幼冲，关陇豪杰，正思择主而事，公若鼓行而西，抚有群豪，取关中正如拾芥，奈何甘受拘囚，自去就死呢？”渊尚迟疑未决，寂复逼进一层道：“前寂令官人侍公，二公子已恐事觉并诛，时常戒备，今又为了寇警，拘公问罪。倘两罪并发，寂死不足惜，公不要全族诛夷么？”这一席话，说得李渊死心塌地，决计发难。俄闻钦使已到，他即推说重病，不能起床，只着属官邀使入廨，暂且居住。俟病稍瘳，开读诏旨。来使因李渊手握兵权，不便违拗，只好忍气待着。渊与世民等密行部署，意欲杀使祭旗，指日出发，适



江都又传到赦诏，仍令渊照旧供职，带罪图功。渊乃出接诏书，并款待前后使臣，厚赐去讫。前使不知为谁？总算幸保性命。

渊稍稍放心，因复延宕了好几日。李渊实在无用。

裴寂及世民，随时催促，乃复提议大事。世民保举刘文静，谓可参赞兵谋，因潜召文静出狱。文静见了李渊，献上一计，乃是诈为制敕，令太原西河雁门马邑人民，凡年二十以上，均应当兵，东征高丽。这道矫诏，发将下去，民心怨苦异常，恨不得隋朝皇帝，即日摔去，才消痛恨。既而刘武周进据汾阳宫，世民又入语渊道：“大人身为留守，乃令盗贼窃据离宫，不亟起事，大祸就要临身了。”渊接口道：“正为家属未到，尚在迟疑。”世民道：“家眷闻已启程，想是即可到。目下事在燃眉，须赶紧布置方好哩。”渊皱眉道：“恐怕兵力未足，一时不能起事。”世民乃走近一步，与渊附耳数语。渊随口称善，计划已定，即召集将佐议事。王威以下，统行到来。渊升帐宣词道：“刘武周僭据汾阳宫，我辈不能往讨，罪当族灭，如何是好？”王威等均再拜道：“惟留守命。”渊复道：“朝廷用兵，例须禀白节度，今贼在数百里内，江都在三千里外，远不济急，进退两难，所以我也不能决议。”威等齐声道：“公位兼亲贤，应与国同休戚，若必俟奏报，恐误事机，目前总以讨贼为要策，一切举措，何妨自专。但教贼焰能平，主上亦不至加罪。是要你等说此语。渊佯作沉吟，半晌方答道：“众论一致，我也顾不得专擅了。但突厥未退，武周又来，兵分力少，应即添募为是。”威等复齐声道：“这是今日第一要策。”渊又道：“刘文静作令有年，应知此间豪士，我想今日募兵，非他不可，须暂时将他释狱，令充此任，可好么？”众齐声称善。渊即飭人召入刘文静，嘱令开局募兵，随令王威等暂退，静待后命。

威等退去，渊复命池阳人刘弘基，及洛阳人长孙顺德，协同文静募兵。王威等闻了此令，不免疑议起来。看官听着！这刘弘基曾做过右勋侍，长孙顺德也做过右勋卫，他二人本在杨帝左右，只因杨帝出征辽东，二人不愿随行，竟亡命晋阳，暂作寓客。就中还有一段嫌疑，李世民的妻室，是故骁卫将军长孙晟女儿，顺德便是晟的族弟，此次令帮同募兵，显有形迹可疑。世民妻长孙氏亦就此带叙。且陆续募入的兵士，即归他二人统带，并不见派属他将，王威越加疑忌，遂去问那行军司铠武士彠。士彠系文水人，本是李渊心腹，曾劝渊兴兵举义。威偏问及了他，士彠当然代辩。威复道：“他事不必论，惟顺德弘基，是朝廷逃犯，奈何令他统兵？我意欲把他按治。”士彠道：“两人皆唐公门下客，若把他按治，唐公必出来反对，岂不是自寻烦恼么？”威闻言色沮，乃不敢生异。适高君雅回城乞援，威与君雅相见，密谈疑案。君雅亦谓事有可疑，应相机讨渊。会晋阳遇旱，渊拟至晋祠祷雨，先数日下令斋戒。威以为时机已至，遂与君雅定计除渊，只因兵士多辖渊麾下，不能由彼驱遣，没奈何嘱令晋阳乡长刘世龙，招集乡兵，埋伏祠中，为刺渊计。世龙佯为依从，暗中恰先告李渊。渊召世民入议，世民道：“这两人死期至了，儿正要除此两人，他却自来寻死，真正凑巧。”遂与渊定下密议，翌晨由渊至莅事堂，邀同王威高君雅，共坐视事。忽有开阳府司马刘政会，驰入告密，渊以目示王威，令取状审视。威即命政会呈状，政会抗声道：“所告系副留守事，惟唐公可以取阅。”渊佯作惊讶道：“有这等事么？”乃顾政会取状。但见状上写着，乃是：“副留守王威高君雅，潜引突厥入寇”等语。渊即递示王威，恶极。威不待阅毕，便攘袂大诟道：“何等叛徒，敢来构陷我两人？”

渊冷笑道：“叛徒不叛徒，问你两人便知。”威与君雅知事不妙，即联袂下堂；才经出门，外面已环绕兵士，有一束发金冠的少年，戎服跨马，指挥三吏，立将他二人拿下，送入狱中。看官道少年为谁？便是李世民。三吏为谁？便是刘文静刘弘基长孙顺德。好象缚鸡的容易。

又越两日，突厥兵数万人，果入寇晋阳。渊令裴寂等分头埋伏，竟大开四面城门，洞澈内外。又是个计中计。突厥兵驰入外郭，见内城也是大开，不由的相顾错愕，哗噪了好多时，竟出郭而去。渊于是将王威高君雅，缚至市曹，号令军民道：“召寇攻城，即此两人，尔等以为当斩否？”军民信为实事，哪个不说是该斩。一声号炮，两个血淋淋的首级，堕落地上。想是命中注定，应该枭首，不然，政会告密原是李氏主使，胡后来竟弄假成真耶？已而突厥兵复来攻城，渊遣部将王康达等，率千余骑出战，全军尽覆，城中恟惧。世民想了一计，夜遣将士潜行出城，待至天晓，却张旗鸣鼓，喊呐前来。突厥兵疑为援兵，竟尔退走，城外居民，或被掠取，城内却不损分毫，军民相率欢慰，就是李氏父子，也自觉放下忧怀。

还有一种可喜的事情，李氏家眷，统从河东到来。时窦夫人已歿，所有渊妾万氏以下，及子建成元吉等，一并进谒；连女夫柴绍，也随同入见。一堂聚首，相对言欢。只三子玄霸，在籍病夭，又有渊妾万氏子智云，途中失散，存亡未卜，欢聚中尚带三分悲悼。渊问柴绍如何同至？绍答道：“小婿寄寓长安，备官千牛，刀名。隋东宫官佩刀，侍卫太子。因得二舅兄密书，促婿至此，婿所以奉召前来。途次适遇岳家眷属，幸得随行。”渊不待说毕，忙接问道：“我女可同来否？”绍答言未至，渊乃顾世民道：“你既召你姊夫，为何不邀你姊同来？”绍从旁代答道：“令媛谓不便同行，自有妙计脱祸。”柴绍平生履历，及舍妻来晋之故，均由此叙明。渊又道：“这也罢了。但我子智云，年仅十余，此次失去，不知如何下落。”绍劝慰道：“吉人自有天相。”世民即进议道：“家眷已至，大事待行，须速议出兵，掩人不备，迟恐有变。”渊乃召集刘文静裴寂等，共议出兵方法。文静道：“出兵不难，所虑突厥时来牵掣，今日要策，莫若先通好突厥，然后举兵。”世民接入道：“这也是权宜办法。”乃由文静撰一草启，略言：“目下欲举义兵，远迎主上，复与贵国和亲，如文帝时故例。详见下文。大汗肯发兵相应，助我南行，幸勿侵暴百姓。若但欲和亲，坐受金帛，亦惟大汗是命”等语。草启既成，复由渊亲自录写，即遣文静为使，驰赴突厥。文静去尚未还，渊不便仓猝发兵，只好整军以待。暇时即忆念智云，屡遣人往河东，探听下落。嗣接使人返报，智云被官吏执送长安，为留守阴世师所害。渊不禁大恸，裴寂等统来劝解。渊含泪道：“玄霸幼慧，阅年十六，一病告终，这尚是命中注定，无可挽回。智云颇善骑射，兼能书奕，年比玄霸尚小二岁，不意为吏所捕，惨遭杀戮，我志未遂，我儿先死，岂非一大痛事？”言下又垂泪不止。俗小说中谓玄霸为第一条好汉，后来抛锤击雷，锤还击顶，因致毙命，不知是说何所依据？无非随笔捏造，不值一噓。独于智云略而不谈，经此编黜虚崇实，方成信史。寂等也为唏嘘。

忽报刘文静自突厥归来，当即召入，问明情形。文静道：“突厥主始毕可汗，谓请唐公自为天子，方出兵马相助。”寂跃起道：“突厥且愿唐公为帝，大事成了。”渊亦转悲为喜。但口中却再三推托，不敢自尊。寂复言：“时不可失，机宜亟乘。”文静亦道：“今义